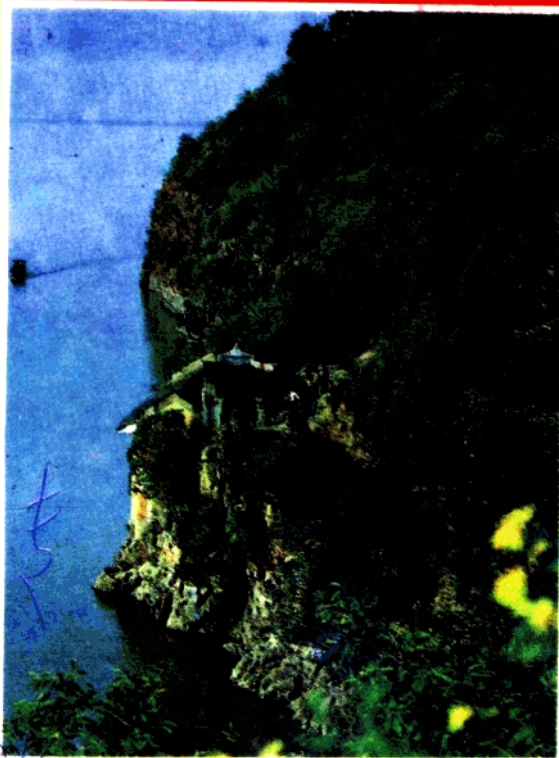


采石战争史话



马鞍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黄山书社

序 言

张成德

今之采石，古称牛渚。古往今来，采石矶以其独具的绝壁、巨川、古刹、名楼、幽林、秀木，在长江三大矶中独领风骚，以其特有的灵秀吸引着众多的文人墨客到此寻幽揽胜、怀古慕贤，赞美大好河山，抒发豪情壮志，留下了不少传唱千古的华章俊语，谱就了马鞍山市古代文明的主旋律，与这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交相辉映，相得益彰。建国后，经过历届政府的不断建设修葺，这里的自然景物与人文景观更加光彩夺目，已成为国内外游人所垂青的游览胜地。

万千游人踏足于采石，追慕先贤者多，观赏山水者众。然采石作为古津渡口及锁钥东南、兵家必争的战略地位，以及在这里展开的威武雄壮、波澜壮阔的历代战争，恐引起注意者较鲜。古人曾对采石在军事上的地位作过如下的描述：长江“中流最紧者二：鄂之武昌，太平之采石；下流最紧者二：建康之宣化，镇江之瓜洲”，“牛渚采石，中权之要”。（马征麟《长江图说》）因之，采石一向为兵家所重，成为或御强敌保社稷，或除灭无道建新朝的必争之地。

为使人们在领略采石秀丽风光、灿烂文化的同时，能对采石在中国军事史上曾经占有的重要地位有个概略的了解，通过在采石发生的历次战争，对一些朝代兴衰存亡的社会原因有所领悟，以史为鉴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，为实现四化宏伟目标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作出

贡献,马鞍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《采石战争史话》这本小册子。本书共编写自东周至清朝末年之间在采石发生的二十几场战争,分别由李子龙、赵子文、顾鸣、谢齐贵四位同志审慎取材,执笔成书。但由于占有的资料和编写水平有限,难免有疏漏和错讹之处,敬请广大读者给予指正。

1991年10月15日

目 录

序言.....	张成德(1)
吴楚长岸之战.....	(1)
孙策据牛渚平定江东.....	(6)
晋军克牛渚灭吴.....	(13)
陈敏叛乱及西晋平叛之战与牛渚.....	(19)
王敦、苏峻叛乱及东晋平叛之战与牛渚.....	(24)
桓玄篡晋及刘裕复晋之战与牛渚.....	(32)
南齐内乱战采石.....	(38)
侯景采石渡江劫南梁.....	(44)
陈霸先采石获胜创帝业.....	(50)
韩擒虎采石渡江平南陈.....	(56)
赵匡胤采石架桥灭南唐.....	(64)
郭伟、王德采石抗金兵.....	(71)
虞允文采石大败完颜亮.....	(77)
朱元璋采石渡江取集庆.....	(89)
陈友谅采石称帝及朱元璋破陈之战.....	(98)
郑成功陈兵采石攻南京.....	(105)
太平军克采石攻占南京.....	(111)
太平军护卫天京数战采石.....	(117)
湘军与太平军争夺采石之战.....	(123)

吴楚长岸之战

吴、楚长岸之战，发生在周景王二十年（公元前 525 年）冬，距今已二千五百多年。关于“长岸”地域，古代注家都说是今安徽省当涂县西的博望山，当今一般学人均从之。然揆之“长岸之战”的规模，若仅以环周莫过二里的博望山释“长岸”，显然不确。对此，台湾三军大学 1972 年编著的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第二卷第十三章中有段辩论：

“长江两岸当时尚**未辟**，并无良好之陆路交通，足以供兵车之行驶，但江流中舟师航行与运输往来，自甚方便，因之吴楚两国在长江中时有舟师之冲突，而无岸上之战斗。江流险扼之区，当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方之东西梁山与县北之采石矶。该地区江中沙洲甚多，江流狭窄。陆上则有当涂东北之马鞍山，丹阳镇之横望山及秣陵关等高地，为今南京市西南方之门户，形势亦甚重要。当时吴楚两国水战及陆战所称之为**鸪兹、衡山及长岸**，当系此一地区。”

由上述可知，今日长江东岸之采石至马鞍山一线均属“长岸”之列；吴楚长岸之战可作为采石战争史上的第一战而计之。

谈及“长岸之战”，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吴国的早期情况。吴国自公元前 585 年寿梦自称吴王开始建立，当时地域在宁镇、皖南和太湖流域。这一地区气候温和，土壤肥沃，湖川交

错，湖汊纵横。人民习于舟楫，造船技术兴起较早。其冶炼技术，也较中原进步。古称蛮刀为吴钩，干将、莫邪为天下制剑高手。这些都说明当时吴国物质文化的进步。

早在周定王九年(公元前 598 年)，楚庄王因讨伐陈国弑君之罪，诛夏征舒。后因征舒母亲夏姬长得美貌，楚大臣屈巫臣与楚公子侧为争夺夏姬产生矛盾，公子侧杀屈巫臣全族。屈巫臣奔吴，教习吴人乘车、御射等车战步战之法。此后吴国开始使用水陆能战的新军，与楚国展开了数十年不断的战争。与采石有关的鸠兹之战和长岸之战，是这一系列战争中较为著名的两次。

吴王寿梦十一年(公元前 575 年)，晋厉公率军攻打郑国，渡河后与救郑的楚军在鄢陵(今河南鄢陵西北)遭遇。楚军大败。吴国军队乘机攻楚国巢邑(今安徽巢县)、黾县(今安徽繁昌县西荻港)、菴邑(今安徽无为县)、驾邑(今安徽芜湖西鲁港)，楚军因新败于晋，不及救援。翌年，楚令尹子重为雪上年失地之耻，便大造舟师，准备伐吴。到了公元前 570 年，楚国编练舟师已历五年。正月，楚共王使邓廖率组甲三百，被练三千为先锋，令尹公子子重率大军随后，沿大江顺流而下伐吴，占领鸠兹后，进至衡山(据钱大昕《廿一史考异》，衡山即今安徽当涂县北的横山，亦称横望山)。楚军原以为由此可长驱直入，消灭吴国，没想到吴人竟以水陆军并出，进行拒战。又以奇兵阻断楚军的中军，而迎击楚军先锋，一举将其先锋军击破，俘获邓廖，夺其组甲、被练。楚军能免于被歼灭者，仅组甲八十、被练三百而已。子重大军被迫西退。吴军由是进而伐楚，复夺楚地驾邑。子重因受楚王责备，忧愤而死。此即史称吴楚“鸠兹之战”。文中所说“组甲”、“被练”，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认为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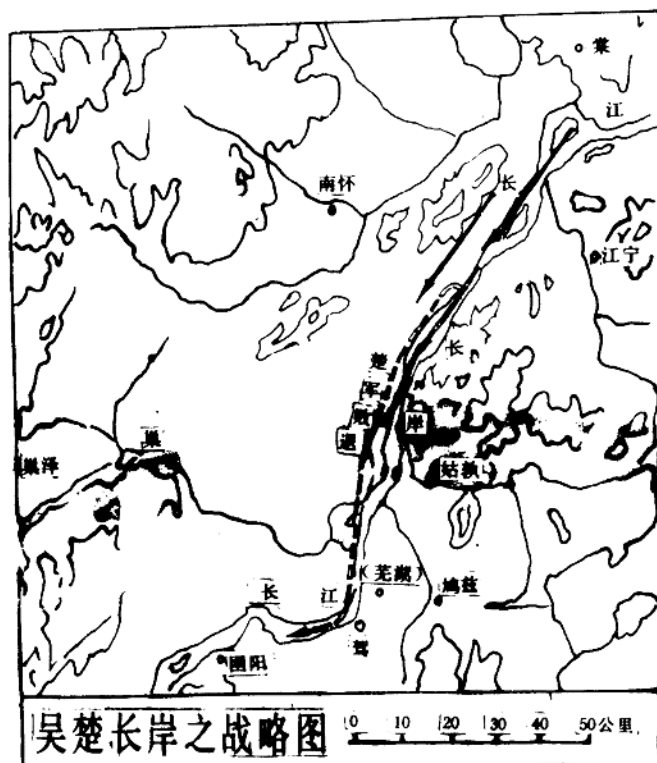
甲为“水战特别之甲”，“稀少而珍贵”，被练“次于组甲”。“但就组字言，或为编组”之水军。此说与楚军大造舟师以伐吴相合。

周景王十六年(公元前 529 年)，楚令尹公子弃疾弑楚灵王自立，是为楚平王。吴国乘楚国内战之机，出兵围州来(今安徽凤台县)。楚新令尹斗成然认为州来乃吴楚间的战略要地，请兵伐吴。楚平王认为国乱初平，民心未固，未予同意。翌年，平王命召陵、宋丘两地分别简练东西部之兵，整军经武凡三年，至周景王二十年(公元前 525 年)，乃使令尹阳匄、司马公子魋率舟师伐吴。吴王僚以公子光(即后来的吴王阖闾)率军迎战。冬，吴楚之军战于长岸。吴军初战失利，楚军俘获吴军最大战船“余皇”，并派后军筑蜃坞于江边守护。入夜，吴公子光召集将士云：“丧先王之乘舟，岂唯光之罪，众亦有焉。请藉取以救死！”将士受命后，便计议派人伪装楚兵混入“余皇”。但因吴人断发文身之故，无蓄发者可扮楚兵。公子光乃选出留有特长胡须者三人，潜水往伏“余皇”之旁，然后率众乘夜攻袭楚军舟师。楚舟师列阵不动，吴军不敢近，便环绕舟师呼叫“余皇”，“余皇”之上竟有人答应。三呼三应，吴军因此知“余皇”所在。守“余皇”的楚军将士因搜求内奸而自行混乱，邻近的楚船往“余皇”救助，即遭吴船袭击，因此引起夜战。楚舟师为吴军逐个攻击，于慌乱中舟不成队，向西败退。“余皇”船因固定于蜃中不能动，吴军于楚舟师败退之后，从容取之，奏凯而还。

长岸之战后，吴军又于公元前 519 年在鸡父(今河南固始县东南)再挫楚军。其后，吴王阖闾用客卿伍员、孙武之谋，终于公元前 506 年冬，率军自姑苏水陆并进，以寡胜众，攻破楚都郢城(今湖北江陵县)。由是又发生楚大夫申包胥哭秦廷乞救及夫差自称吴王之事。

顺便提及，前引台湾三军大学《中国历代战争史》所言采石矶“地区江中沙洲甚多”，其实并不确切。据中国科学院《中国自然地理·历史自然地理》论证，采石至慈姥山长江岸段，“元代以前，西岸（即和县江岸）显著向东突出成大凸岸，采石江面极为狭窄，两岸樵声相闻，可辨人眉目，估计采石江面最大宽度不得超过1公里。”这才是采石成为千古渡口和发生水战的真正原因。

（李子龙）



孙策据牛渚平定江东

东汉末年，帝室中微。由于董卓造乱，军阀割据，群雄四起，互相攻戮，中原战争连绵不断，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公元195年十二月，胸怀大志的青年孙策与扬州刺史、军阀刘繇大战于牛渚，孙策胜而刘繇败。这是孙氏吴国政权据有江东从而与曹魏、刘蜀鼎足天下的第一战。自此以后，“牛渚”作为锁钥东南和屏障金陵帝都的军事要地，开始为历代兵家所重，并因其战事不断，阴霾常骤而载入军事史册。

孙策字伯符，吴郡富春（今浙江富阳县）人，吴大帝孙权之兄。汉献帝初平二年（191）冬，其父孙坚领豫州刺史治寿春（今安徽寿县），举家随迁。这时孙策十六岁。陈寿《三国志》评孙策“英气杰济，猛锐冠世，览奇取异，志陵中原。”其少年英雄之志，使得当时袁术所属的大将张勋等皆倾心敬之。舒（今安徽舒城县）人周瑜闻孙策名，前往拜访，因意气相投而结为友好。初平三年（192）春，孙坚奉袁术之命出击刘表，孙策携母迁居于舒，在此又得到江淮间士大夫的敬重。由于孙坚在击刘表时不幸为黄祖伏兵射死，孙策葬父于曲阿（今江苏丹阳县），又自携母、弟渡江居江都（郡名，治广陵，即今江苏扬州市），在此结纳豪俊，欲为父报仇。

这时丹阳（郡名，治宣城）太守周昕因与袁术不和，袁术便另授孙策舅父吴景为丹阳太守，攻周昕，夺其郡；并以孙策从兄孙贲为丹阳都尉。孙策见此，便开始产生了占据江东的雄

心，于是赴广陵求计于江淮名士张纮。其问计于张纮曰：

“方今汉室中微，天下扰攘，英雄俊杰，各拥众营私，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。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，功业未遂，卒为黄祖所害。策虽暗稚，窃有微志，欲从袁扬州（袁术）求先君余兵，就舅氏于丹阳，收合流散，东据吴会，报仇雪耻，为朝廷外藩，君以为如何？”

张纮对曰：

“昔周道陵迟，齐晋并兴，王室已宁，诸侯贡职。今君绍先侯之轨，有骁武之名，若投丹阳，收兵吴会，则荆州可一，仇敌可报。据长江备威德，诛除群秽，匡辅汉室，功业侔于桓文，岂徒外藩而已哉！”（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）

自此，孙策图取江东之计遂定，并将母、弟托于张纮，以便专心致力于缔造开国之业。

孙策至寿春见袁术，请领回父亲孙坚原来所属的军士。袁术不肯，却要他在丹阳郡内自行招募兵士。孙策遂与吕范及族人孙河将母亲送至曲阿，再赴丹阳（宣城）依舅父招募得数百人，但很快又被泾县大帅祖朗袭破。孙策又往求袁术。袁术方同意将孙坚原属余兵千余人还给他，并授孙策为怀义校尉。孙策在袁术处，才能渐露，袁术曾许诺他任九江太守之职，但不兑现；又命孙策攻庐江（今安徽合肥）陆康，许愿为庐江太守，孙策攻拔庐江后，袁术又不兑现。孙策感到失望。这时，其父孙坚的一位老部下朱治，劝孙策速取江东。

大约也在这时，东汉侍御史刘繇被诏为扬州刺史。刘繇渡江，吴景、孙贲迎置于曲阿。但由于孙策攻破庐江，刘繇认为吴景、孙贲皆为袁术所属，担心自己也为袁术所并吞，于是对吴景、孙贲进行迫逐。吴景被迫渡江北上，屯于历阳（今安徽和

县)。刘繇又遣将樊能、于麋守横江(《通鉴》注为横江渡),张英守当利口,以拒吴景。横江渡、当利口皆为历阳东南方的长江渡口,为此,刘繇还在江东设置了储藏和运输粮谷战具的营垒,史称“牛渚营”。

袁术命令吴景攻樊能,孙贲攻张英,打了一年多时间均不能取胜。

兴平二年(195)十二月,孙策进见袁术云:“家有旧恩在江东,愿助舅(吴景)讨横江,横江拔,因投本土招募,可得三万兵,以佐明使君定天下”。袁术知道孙策因不能为庐江太守而怀恨,因此尽管孙策说得委婉,还是引起袁术的猜忌。但他又认为,江东曲阿有刘繇,会稽(郡名,治今浙江绍兴)有王朗,孙策未必能平定他们;况且孙策此举可以帮助吴景击刘繇,于是便许可了,并表孙策为折冲校尉。孙策遂率其父旧部程普、黄盖、韩当、朱治、吕范等兵千余、骑数十匹,以及在寿春的宾客蒋钦、周泰等数百人东进,至历阳,兵众达五、六千人;同时又驰书告周瑜。这时周瑜的从父周尚为丹阳太守,周瑜便率兵迎接孙策,并助以粮资。孙策大喜。其母、弟自曲阿徙于历阳,孙策又将他们徙于阜陵(今安徽全椒县),远离了战场。随即与周瑜等向横江渡、当利口发动进攻。结果樊能、于麋、张英皆败逃。《资治通鉴·汉纪五十三》接着写道:“(孙)策渡江转斗,所向皆破,莫敢当其锋者。百姓闻孙郎至,皆失魂魄,长吏委城廓窜伏山草。及策至,军士奉令,不敢虏掠,鸡犬菜茹,一无所犯。民乃大悦,竞以牛酒劳军。策为人美姿颜,能笑语,阔达听受,善于用人,是以士民见者,莫不尽心乐为致死。策攻刘繇牛渚营,尽得邸阁粮谷战具。”随后又率兵乘胜进攻屯守于秣陵县南(今江苏江宁县秣陵桥东北)的笮融,斩首五百余级,笮融闭

营坚壁固守。孙策转攻秣陵城(牛渚此时属秣陵县),守将薛礼闻风逃走,城遂被孙策占领。正当此时,樊能、于麋又收拾败兵,突袭孙策的牛渚屯。孙策闻讯迅速返回,再破樊能、于麋并斩杀之,俘获万余人。孙策掉头再攻笮融,夜间为流矢射伤,不得已乘车回牛渚屯营中养息。笮融听谣传说孙策被射死,便遣于兹率兵攻牛渚。孙策于路旁设下伏兵后,派骑兵数百迎战,诱敌人于伏地而大破之,斩首千余级。自此,牛渚作为孙策平定江东的据地,才算稳定。这时,孙策方二十一岁。

接着,孙策又自牛渚发兵,展开了破梅陵(今安徽南陵县),攻丹阳(县名,治今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丹阳镇),取湖孰(治今江苏江宁县湖孰镇),下江乘(治今江苏句容县北六十里)的战争,皆获大胜;后又很快攻克刘繇的据地曲阿。次年又攻取吴郡(治今江苏吴县)、会稽,斩杀故丹阳太守周昕。吴郡太守许贡败走,会稽太守王朗受降。江东遂被平定。建安二年(197),曹操以诏书拜孙策为骑都尉,袭爵乌程侯,假明汉将军。建安三年(198),封孙策为吴侯。曹操还将其弟之女嫁与孙策之弟孙匡,又娶孙策从兄孙贲之女为媳;同时礼辟孙权、孙翊,举孙权为“茂才”。曹操这样做,目的是为其破袁绍而免除后顾之忧。这说明,孙策所开创的东吴,已为曹操所侧目;其作为后来鼎足天下的一股力量,开始崭露头角。

陈寿评曰:“(东吴)割据江东,策之基兆也。”孙策之所以能取得成功,咎其原因:一是孙策具有超人的才干,其不仅有豁达而富有韬略的胸怀,还具有识人、容人的雅量。尤其是自进入江东开始,即以其严明的军令,阔达的胸怀及风度,诚服了士民。应当说明的是,前面叙述江东士民仰慕孙策英雄气概的情节,有的史书以为发生于后来的进攻曲阿时。这便使人产

生了疑窦：倘若如此，孙策破秣陵、梅陵、丹阳、湖孰、江乘等县城，皆在攻曲阿之前，如无有江东士民拥戴，其战又何以神速？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却将士民乐为孙策致死的史事写在“攻刘繇牛渚营”之前。其说想必有据，也较合理。这说明，孙策首先得到的是“牛渚”士民的拥护。同时也为“牛渚”自秦汉以后已被开辟利用提供了信息，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二是牛渚具有险要的地理形势并为津陆要塞。“牛渚”之地，沿江山峦起伏二十余里。牛渚山屹于江中，其北与宝积山相对，中间为古姑孰溪入江口。再迤北，沿江绵延皆山，绝壁临江；再北端又与马鞍山相夹，其间亦为水陆平川。此一带实为湖孰、秣陵之屏障，转输粮具之处所。自古由历阳渡江者，必道牛渚；经姑孰溪趋江南者，必先经此咽喉之地。加之孙策渡江平江东时，历阳为其舅父吴景所据。因此据有牛渚，则占地利，实可谓有险可凭，进退自若。孙策能以此为据地，反映其不同凡人的英雄胆略。自此，牛渚作为战略上的兵家必争之地，始终受到历代的重视。纵观有吴一代，对于牛渚的战略地位，是没有须臾放松过的。自孙权至孙皓，一直都派有重要将领驻守。现简列如下：

建安四年(199)，孙策命周瑜屯兵牛渚；

建安十五年(210)，孙权命其女婿全琮“领精兵万余人，出屯牛渚”；

建安十九年(214)，孙权从兄孙瑜领丹阳太守，从秣陵迁屯牛渚；

建安二十年(215)，孙瑜病故。孙权仍命全琮屯牛渚。全琮筑“牛渚垒”。

建安二十二年(217)，周瑜自溧阳移驻牛渚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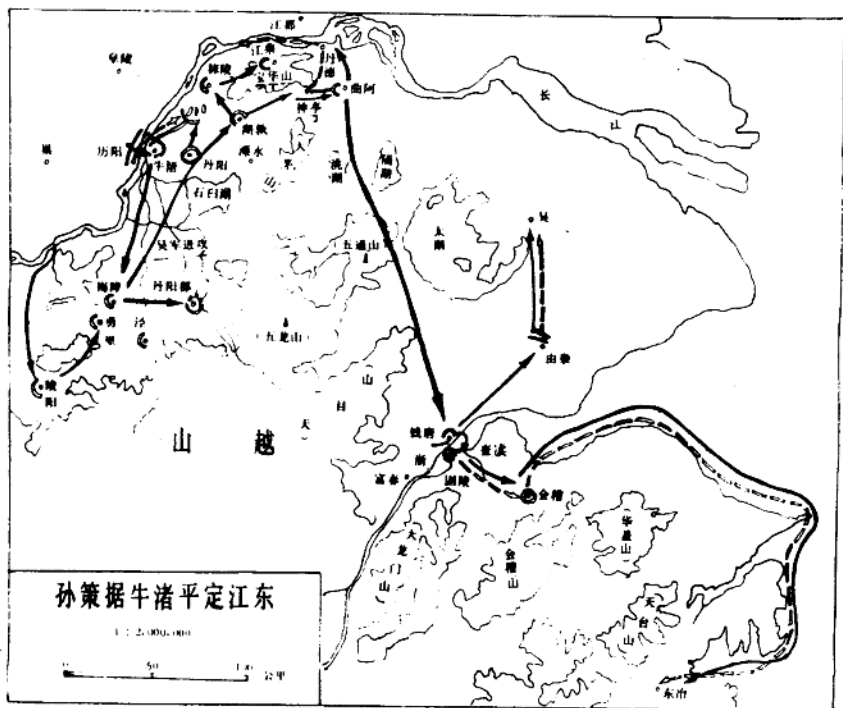
黄武元年(222),魏军破牛渚,复为吴军夺回。孙权以从侄孙恒屯牛渚;

黄武五年(226),孙恒病故,全琮募兵万余再屯牛渚;

嘉禾二年(233),孙权命全琮之子全绪为牛渚督;

吴末帝孙皓凤凰元年,即晋武帝泰始八年(272),因晋欲伐吴,孙皓遂命司徒何植为牛渚都督。司徒位立三公,晋时仍不失为宰相之号。这在历代的牛渚守将中,品位最高。由此可见东吴时牛渚战略地位之重。

(李子龙)



晋军克牛渚灭吴

东吴自汉献帝兴平二年(195)开国后，一向十分重视牛渚的战略地位。但至晋武帝太康元年(280)终于败亡，原因是多方面的。答其战略上的原因，可以说是与其在晋军压境的危急关头，败弃牛渚分不开的。

魏文帝咸熙元年(264)三月，相国司马昭以灭蜀之功进爵晋王。七月，吴景帝孙休卒，太子孙皓即位，史称吴末帝。咸熙二年(265)八月，司马昭卒，司马炎继为相国晋王。十二月，魏文帝禅位于晋，司马炎即帝位，为晋武帝，改元泰始。是年冬，吴都由建业(即秣陵)迁武昌(今湖北鄂城市)。次年，因孙皓在武昌穷奢极欲，永安(今浙江武康县西)人民劫持孙皓庶弟孙谦，聚众万余人，北至建业，但为丁固、诸葛靓发兵击破。十二月，孙皓还都建业，奢侈淫欲如旧。虽宫中有女数千，仍犹采择无已。又大开苑囿，作土山楼观，穷极技巧。工役之费，以亿万计，大臣谏而不止。泰始四年(268)九月，孙皓乘晋大司马石苞在淮南被谗废之际，亲至东关(即濡须坞，在今含山县西南)，欲领兵北进，又使大司马施绩攻江夏(晋江夏郡，治今湖北安陆县)、右丞相万或攻襄阳。虽出兵连月，均无功而还。

晋武帝即位后，意欲一统天下。孙皓的荒淫和挑衅，加速了武帝的灭吴计划。泰始五年(269)春，晋武帝作灭吴的军事部署。后因鲜卑族秃发树机能及诸胡叛乱，乃延缓其伐吴的计